

## 父亲的荔枝林

■ 全江锋

老家就在山里,老屋后面是连绵几个山丘的荔枝林。自从家里的叔伯们外出谋生后,这一大片荔枝林便交给了父亲打理。叔伯们说:“向土里讨生活实在太苦,不如一起离开找出路。”父亲说:“没办法,我五行缺土,离开了土地我就是一只吊在半空的老虎。”就这样,屋后的一大片荔枝林便成了父亲的活法,父亲也把自己活成了一棵荔枝树。他把双脚深深扎进土地,跟着上天给来的四季,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唯一不变的是那身充满生命热情的本色。

山雨随着暖风吹来,滴滴嗒嗒地洒在青瓦上,轻纱般笼着年后不久的村庄,父亲的春天也就到了。父亲的春天是要开花的,荔枝林也是。荔枝开花很低调,米白色的小花随性开放在青黄的花枝上,花瓣如丝,中有青色小点,那小点便是未成形的荔枝。这时,放蜂人早已把蜂群赶上山丘,准备着酝酿香甜的荔枝蜜。父亲在一团团荔枝花中穿梭,头发上、衣服上或沾着碎花,或沾着香蜜,或落下几只蜜蜂,宛如成了一棵会走动的开着碎花的荔枝树。

放蜂人说:“老伙计,我先把二十个蜂窝放你家荔枝林,待你要喷花杀虫时我再移到深山林子里去,方便不?”父亲说:“这有啥不方便,你就先放这,现阶段还在梳剪花枝,离喷花杀虫还有一段时间。”放蜂人不太明白:“别人都把荔枝多开花,多花才能多果,你却要剪花?”父亲笑着说:“今年荔枝太盛,如果都成果,荔枝树便要累死了,明年哪里还能开花结果?树和人一样,背负的东西是有限的,可别胡逞强呀。”

确实,父亲是很少逞强的,大多时候适可而止,对人事万物看得很宽,心宽便舒畅,所以荔枝林里总能听到父亲的歌声。母亲常常能听歌辨位,很快找到在太阳落山后还隐身于这片绿意里的父亲,此时真是“春山一片静,独唱夕阳人”。

一场暴雨,又一场暴晒之后,父亲的夏天要来了。此时的荔枝林已是红果飘香,琼玉醉露。父亲早已在荔枝林里搭起了小木棚,他是要睡在林子里的。父亲总要在夜里起来几次,放几阵鞭炮,然后用大手电照耀几圈,驱赶夜里来偷果的野狸或者大蝙蝠之类的山里精灵。有时隔壁丘陵的守山人在夜里也会提着马灯走到父亲的荔枝林来,两人在简陋的木棚里喝着大碗茶,吹着翻叶的凉风,剥吃几颗晶莹剔透的大荔枝,谈论着山里山外的事。

夏天的荔枝林也不总是静好的。其实父亲最忙碌最焦虑的季节就是夏天,当然,父亲最有成就感的季节也是夏天。

父亲最热爱的是台风。台风一来,荔枝落地,就如红颜遭遇暴君,香消玉殒,人和树都没好果子吃。所以在荔枝成果之时,父亲便紧张起来了;在荔枝微微泛红之时,全家都紧张起来了;父亲一边关注着天气预报,一边联系着销货商,一边提前招

来摘果工人;母亲一边收拾做大锅饭的柴火用具,一边联系肉菜屠夫,一边整理出采摘果子的大竹担子;孩子们放学回来便往火红的山上跑。家人全体出动,在台风来临之前,在荔枝上色最好之时,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把荔枝全部售出。

荔枝销货商已是父亲合作多年的老伙计,两人半商半友,真诚可信,因此荔枝的销路和价格都不费心。父亲最担心还是工人的安全问题。说是工人,其实都是村里村外的乡亲,他们大多上了一定的年纪,不好外出谋生,就在乡里做些临时工补贴家用。摘荔枝免不了爬上山树,时而又伴着风有雨,这对上了年纪的乡亲来说极不安全。父亲对着同样汗流浃背的乡亲说:“树太高不好爬,就把高枝砍下来摘果,只要不伤树的大枝干,树就可以再长。”乡亲们从没听说哪家能允许工人砍树摘果的,顿时宽心不少。

忙活将近一个月,荔枝采摘行动终告大捷。此时荔枝林已落满一地的断枝残叶,伤痕累累,父亲也消瘦了一大圈。父亲短暂休整后,变得更忙了,忙着剪枝灭茬,忙着施肥培根,忙着杀虫护芽。一段时间后,荔枝林里终于又长出了一大片红色的嫩叶,此时是“荔枝红于二月花”,父亲的歌声又在一片红云中响起来了。

不久后,我家终于建起了漂亮的小洋楼,这在当时是村里较早建起楼房的人家,前来参观的乡亲们纷纷赞叹我家的楼房是名副其实的“荔枝楼”。这一年,父亲也被评为了县里的“荔枝种植技术能手”,到县里大会堂接受表彰。这“荔枝楼”就像村里的一面旗帜,让许多外出谋生的村民看到了结束他漂泊生活,回乡创业守家的希望。父亲得意地说:“这是一片荔枝林的荣耀。”

秋冬两季,荔枝林里的活儿不算多,父亲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他常说:“过了七月十四,放下头发啲啲气。”这时的荔枝林里偶尔会弥漫出一股有着烤泥土香气的白烟,那是父亲在燃烧林里的干草和落叶。烟火可为荔枝林保暖,燃灰可作荔枝肥料。

就在一个烟火气最浓的秋天,我结婚了。毫无疑问,我们的婚礼取景就在这片悠久的荔枝林里,婚宴就摆在这座庇荫我长大的“荔枝楼”里,连婚宴的酒水都是用父亲提前一年就准备的荔枝酿酒。一场村宴结束,亲友们愣是把这醇香的荔枝酒“偷”得一滴不剩!

现在父亲慢慢上了年纪,精力也不比当年了,能掌控的荔枝林面积也在慢慢缩小。山丘边沿地带的一些荔枝树由于长久得不到照料,已经被藤蔓掩盖,慢慢变成一棵无法辨认面目的野树。为此,父亲常常痛心叹气,但对于老屋后的这片相亲相近的荔枝林是否需要找一位继承人,父亲又是矛盾的。他一辈子扎根这片土地,他感激和心爱山里的每一棵荔枝树,却又害怕孩子们成为一棵下不了山坡的荔枝树。

南方的秋,向来如此,总是来得不甚分明。

街头的老榕树,叶子仍是绿的,只是那绿意,隐约地添了几分苍黄。风过处,也有几片叶子悠悠然飘落,不似北方的落叶那般决绝,倒是带着几分不舍与眷恋。

风,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凉爽而又带着几分疏离,它吹过田野,吹过村庄,像是一位漫不经心的过客。田野里的庄稼,该收的都收了,留下一片空旷,那是土地在休憩,默默地积攒着下一季的力量。

秋阳温和而醇厚,懒懒地洒在大地上。它不再有夏日的热烈,透过斑驳的树叶,洒下一地金黄。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暖阳

■ 碧云 摄

## 秋意浓时心自宁

■ 莫莫

一朵朵飘过去,自在得很。它们似乎毫无目的地游走,却又有着自己的节奏和方向。我想,人要是能像这云一样,多好,啥都不操心,飘到哪儿算哪儿。

这南国的秋,让人觉着时间都慢了下來,一切都似乎显得恰到好处。没有了平日里的烦恼和匆忙,只有这眼前的清静恬淡。

偷得浮生半日闲,且正是秋高气爽之时,我在高城的大街小巷肆意悠游。街上卖水果的摊档愈发多起来了,各式各样的瓜果令人眼花缭乱。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柿子,紫莹莹的葡萄……全都散发着秋天的味道。小吃摊也多了,冒着腾腾的热气。那炒粉皮的香气四溢,师傅熟练地翻炒着,雪白的粉皮在锅中欢快地跳跃,送入口中,每一口都充满了烟火气。还有那剪牛杂的铺子,牛杂在锅里煮得入味十足,摊主一刀一刀剪下去,配上特制的酱料,让人垂涎三尺。簸箕炊的摊位前总是围着不少人,白白嫩嫩的簸箕炊淋上酱汁,入口爽滑细腻。薯包粒更是独具特色,软糯的外皮包裹着丰富的馅料,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幸福滋味。巷子里,阿婆们摆着小摊,卖着自家腌制的咸菜和新摘的瓜果。路过的人,即便不买,也会停下脚步,夸赞几句。

到了傍晚,天还没黑透,月亮就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那月光浅浅淡淡,洒在地上,像是给大地铺了一层轻纱。人们在这样的月光下,或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分享家长里短;或悠然自得漫步徐行,享受着休闲时光;孩子们在空地上嬉戏玩耍,清脆的嬉闹声在夜空中回荡……

真好!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这么享受着这份淡泊和宁静,直到太阳落山,星星出来。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安静又沉稳。日子就像这秋天,不温不火,自在又安宁。

## 鏊叔

■ 谢景东

足足进步。那时的鏊叔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看书往往看到凌晨两点,并做了好几本笔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鏊叔孜孜不倦研读各类相关书籍,很快具备了高精尖的化工机械知识。后来,被电白机械厂聘用,生产出来的塑料瓶盖远销好几个省、市。再后来,他又受聘于吴川机械厂、湛江机械厂,生产出来的榨油机、蜡烛机、制香机、收割机、插秧机、脱粒机等远销祖国各地。

鏊叔还有另一个爱好:收藏。进了鏊叔的收藏室,才真正理解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震撼,只见他所有的书橱、酒柜,宝物架都摆满了宝贝,有瓷器、玉石、翡翠、时钟、唱片机、收音机、收音机等。瓷器则有清代、民国及更早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出版的一二三四套完整的

人民币精品也整整齐齐地藏在抽屉的暗格里。

最令人佩服的是鏊叔的耐心、细致和勤劳精神,他的所有藏品都打理得干净无尘,收录机、唱片机至今还能播放,且音质优美、悠扬悦耳,时钟还能正常转动,八卦钟定点还照样会敲响钟声。

鏊叔的集藏故事也甚是精彩。他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地藏家中观看藏品,交流心得。三十多年中,他踏遍了全国各省市,过手的第一手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经常到博物馆、古瓷社、拍卖会现场去观看珍品实物,反复参参观摩实物,培养自己对实物的感觉,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

从鏊叔身上,我忽然想到一个词——“最耐玩的”,在我眼中,鏊叔就是一个最耐玩的收藏家。

## 第四十章

-2-

从江南市区往经坡头镇的大道上,一辆桑塔纳小轿车正在飞驰前进。坐在车内的松田代子,不,该叫她真正的名字——江姐,一路湿着眼睛望向窗外,心底回忆翻涌成河。

江姐清楚地记得,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她跟随官云一家三口从流花江坐船抵达香港,再换乘货船到达台湾。临行前,官云专程去了她家,同她父母说,给朋友介绍带一家人到台湾收购中药种植园,事情办得快的话一年,慢则三年后会回来,恳请让江姐也去过,陪伴并照料官云的生活起居。江姐夫妇得到官云对江姐安全的保证,即使不舍也同意了。

那一年,江姐不过12周岁。未经世事的金钗之年,哪里能料到此一去,往后将是浮萍般漂泊半生?如今四十二年过去,官家三人全都不幸客死异乡,仅余她这位帮佣仍旧流离人间。

在江姐的记忆里,官云夫妇为人正直心地善良。每当穷苦人家来药铺看病买药,官云夫妇基本上都是半卖半送,遇到困难救治的甚至一毫钱也不收取。官云夫妇生前总说,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外受侵略,内受压迫,生活多艰,教育她们这些小辈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千百万劳苦大众去奋斗!

当年在台湾,身为共产党员的官云夫妇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江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夫妇二人戴着手铐脚镣,昂首走向刑场的时候,最后看向官云和她的那一眼里,不含有之,悲恸有之,但更多的是临死却依然不屈的大无畏——那是不死的眼光啊!现在,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与解放前对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信官云夫妇在天之灵,可以含笑安眠了……

一时思绪万千,江姐的脑海里跳跃着各种想法。想到这些年来,由于有日本人这层假身份,美国CIA数次派遣她去破坏日本右翼反美行动,她也因表现出色成功得到了中情局高层的信任。这次又派自己跟着寒雪前来中国,可见中情局十分重视此次的窃取行动。中情局情报处的汤姆处长,在她们出发前曾单独找自己谈话,说中情局在中国有着强大和完善的情报网络,随时可以给她提供支援。其中着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江南市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陈新。同时,中情局在树脂总厂也安排了内线,让她视行动需要进行联系。虽然冒用日本人的身份在海外漂泊数十载,但江姐始终记得自己身上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内心更从未有一日忘

## 小说连载 57

记官云夫妇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的遗愿。她用一小女子之身,在美国做间谍参与破坏日本右翼的行动,多年忍辱负重,全凭着心底那股信念和使命坚持了下来。今日,中情局要她回中国来迫害自己的民族同胞,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自踏上故国热土,江姐便设想向国安部门自首,或与国安部门合作,自己来做中美之间的双面间谍,替国安部门挖出自己所知的美方间谍,以保护祖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深思熟虑之后,她觉得此举风险太大。中情局情报网络盘根错节遍布全世界,自己不能轻易暴露。万一国安部门里有中情局的内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她认为目前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自己单独与中情局在江南市的间谍人员斗智斗勇,暗中破坏他们的行动,并通过隐蔽的手段,将他们一个个绳之以法。作为中情局的“老员工”,她对自己的能力还是蛮有信心的。

陈新便是江姐这个计划里的首要目标人物。在她看来,陈新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却知法犯法,不仅充当黑势力保护伞,还背叛国家成了中情局的间谍,实在罪大恶极。从汤姆处长口中,江姐了解到陈新是怎样沦为国家叛徒的。多年身居公安战线要职,陈新被澳门赌厅黄老板“选中”,金钱利诱他为黄老板在内地经营的“黄赌毒”生意长期充当保护伞。黄老板通过香港银行开设账户给陈新定期汇款一事,瞒不过中情局香港分站,分站间谍利用陈新到香港出差开会之机,假扮酒店服务员,在陈新房间偷走了他的账户信息,并以此要挟陈新,要他替中情局办事,否则不但转走他账户里的巨额资金,而且会把他收受贿赂保护黑势力这件事通报中国政府。陈新早已被利欲腐化,不过被威逼几下就答应了为中情局办事。

这次到树脂总厂窃取新材料技术的行动,江姐尚不知中情局会安排陈新这位政法委书记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近三十年来,中情局极少有中国的某一家工厂生产技术如此兴师动众。这从侧面说明,祖国制造业之春已经到来,在不久的将来,祖国必将成为制造业强国!想到这里,江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着桑塔纳轿车在柏油马路上疾驰,江姐逐渐从千头万绪之中抽离,轻吐了口气。凝目眺望,车窗外闪过而过的流花堤岸之景,令她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现在已是深冬时节,故乡却依然一片绿油油,生机盎然。

## 也红

■ 阿明

位于流花江畔的坡头镇,始建于隋朝,相传本镇居民大多为隋朝诗人江总的后裔。江总原籍河南开封,由于战乱流寓岭南,后东迁客居江苏扬州,并于扬州逝世。后来其家族再度南迁,最终在江南流花江畔落地生根。江总能诗文,代表作不少,如“水苔一溜色,山樱倒垂晖。浴鸟还戏,飘花度不归。”这首《春日》便颇受赞誉。据说正因为他的这句“飘花度不归”,其后辈才选择安居在流花江边的坡头镇。

坡头镇设有正街和南、北街。解放前,官云的药材铺开在正街头,江姐的家则坐落在正街尾。桑塔纳轿车刚开到正街头,江姐便下车步行,让司机慢慢开车跟着自己。记忆中的正街古色古香,铺着卵石,平展延伸。如今两边街铺大多保留原样,只是街面变成水泥马路,更富有现代气息了。

步行十多米,江姐便看见官云原来的药材铺。时隔四十二年,药材铺门口处的屋檐砖瓦还是原样,但门口上方的门牌变了。以前是块朱红檀木,用毛笔写着“坡头药庄”,现在换成了白色的油漆板,上面喷着“坡头镇供销社”六个蓝色大字。

因临近春节,供销社门口两边挂满了待出售的红纸春联,进出买东西的顾客不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江姐步入铺内——这个在12岁前,自己曾经生活工作过三年的地方。

只见旧时的正堂厢房内屋被全部打通,改扩建成好几百平方的室内商场,各式商品琳琅满目,家居用品应有尽有。人们问价声、交谈声、笑声此起彼伏,场面热闹非凡,与美国商场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商场总是静悄悄的,顾客们习惯窃窃私语。

行至商场尽头,出现一个摆放着两排木凳,木凳前有一方圆形茶台的休息区。此时,茶台边上正坐着两名老者,其中一位鹤发童颜,在交谈时不时发出朗朗笑声,中气很足。江姐一眼便认出他是当年坡头药庄的账房先生江炳泰!她立即走上前去问候:“两位阿伯好!”二位老者闻声停止交谈,视线齐奔转向江姐。

看着他们,江姐自如地切换伪装身份,自我介绍:“我是江南市《江南日报》记者,今天来采访春节物品供需情况。”江炳泰首先应和,点头同意采访。“谢谢!请问平常也是这么多顾客吗?”“哪有!春节前比平常多了一倍!”江炳泰很快答道。“坡头镇像这样的供销社有几间呀?”江炳泰竖起了右

手指:“就这一间。”问到这儿,江姐切入到自己最想打听的重点:“我从门口看到紫石青瓦,这间供销社好像很有历史啊?你们知道吗?”

江炳泰用脚踢出一张竹凳,左手从台上抽出一个一次性纸杯,右手提起茶壶往杯里倒茶水。把杯子推向江姐,他招呼道:“记者同志,你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人了。说来话长,你先坐下吧。”旁边那位一直没有吭声的老者,这时指了指江炳泰说:“解放前,炳泰就在这里做工。”

“这里原来是干什么的呀?”坐下后,江姐明知故问。江炳泰呷了一口茶,慢慢说道:“这里原来叫‘坡头药庄’,老板叫官云,对我们长工可好了。解放那年,官云夫妇和女儿去了台湾,同时还带走了街尾江炳泰家的大女儿阿姐。‘文革’期间,都说他们两家是台湾特务。五年前,慢慢开放了两岸交流,政府从台湾接回了官云夫妇的骨灰。政府告诉我们,官云夫妇是共产党员,去台湾是准备迎接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没想到叛徒出卖,牺牲在台湾。”

听到这,眼泪已在江姐的眼眶里打转。她极力抑制住情绪,从裤袋里取出手帕,装作擦拭眼镜片,迅速把眼角的泪水拭去。“阿伯,官云夫妇的事迹太感人了。您后来有官家女儿和江家阿姐的消息吗?”江炳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蒋介石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解放那年,几百万人涌去台湾岛,乱得一塌糊涂。只听说她们失踪了,我凶多吉少。江家阿姐小时候特别懂事,长得又水灵,如果她还健在,该也有你这样的年纪了。”江姐今天刻意戴了副黑框眼镜,比平时显老很多。

“那阿姐的双亲还健在吗?”江姐继续打听,小心翼翼又问。江炳泰哈哈一笑:“你说炳泰两公婆?身体壮得如牛,炳泰是坡头镇老年象棋队队长,天天找我们下棋,下不过他,下不过他。”这一刻,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轻松高兴,压在她心里数载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刹那间,她暂时忘却身为间谍的冷静,把内心的激动显露在了高扬起来的声调里:“阿姐还有弟妹吗?”“有呀!解放后,炳泰又生了两女一儿。女儿江凤、江茂都已出嫁,小儿子江华听说是到江南树脂总厂工作,还当上领导了呢!”

“树脂总厂?”江姐心底猛地一激灵。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她马上站起身,端起茶壶给两位老人斟满热茶。接着以茶水敬

谢过他们,说自己再转去街上看,便告辞离开了供销社。

从小,江姐在这条正街跑来跑去,即使时隔多年,江姐依然感觉街头巷尾的一切是那么亲切。沿着记忆的方向又步行了十多分钟,她终于走到了四十二年来日思夜想的老家门口。望着门前的石洼、门坎的石砖、门边的石墙,每处都和儿时一模一样,她再也控制不住澎湃汹涌的内心,脸上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正当此际,厚重的木门“吱”的一声,从里面打开,一对手牵手,提着菜篮子的老人家走了出来,与江姐正面上迎。此一照面,江姐当即认出了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江炳泰夫妇!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江姐五六岁时已会干家务活,七八岁时就去邻居家帮手挣钱给父母,到了九岁成为官云药材铺的正式帮工。幸而官云夫妇对江姐很好,待遇堪比女儿官艳,送官艳去私塾读书时江姐也一起。因为记忆力好,《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皆能过目不忘,背诵如流。虽然她比官艳小四岁,但学习比官艳好,这也是官云夫妇带她去台湾的原因之一。

江家的穷是从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父亲江炳泰五岁那年,江南大地发生了一场瘟疫,父母在这场肆虐的灾难中去世,但没有给亲生儿子留下财富,相反留下了治病的债务。成了孤儿的江炳泰,流落各家吃“百家饭”长大。为挣钱还债,长到十岁左右就在流花江边当了善良。成年后,一位同为江家的长辈看他善良好道,将女儿许配给他,没多久便生了江姐。

虽然从小家穷,生活很苦,但江姐并不缺少双亲的慈爱。在外漂泊的这些年,她一直深深想念着他们。今日乍然重逢,眼前的双亲已是满头白发,老了许多,不知阔别的这四十年,他们经历了多少苦楚啊!一想到自己至今未曾孝敬过双亲,文革期间还牵连他们受了罪,她此时多想扑到他们怀里痛哭一场啊!

可江姐没有忘记保家卫国的重任在身,容不得她流露一丝见到亲人的激动喜悦。于是,在短暂的痊愈后,她迅速敛去眼底情绪,朝江炳泰二老露出一抹礼貌的微笑:“二位老人家,请问这是江炳泰家吗?”看着突然出现在家门前的女子,江炳泰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似曾相识之感。正在疑惑间,听到她问话,竟十分像女儿江姐的声音。顿心中震动,江炳泰扭脸看向一旁的妻子,便见妻子也是神色愕然,微张着嘴,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握紧了她的左手……

欲知江姐与双亲此番相见后,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请看第四十一章。